

<<盲春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盲春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09738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09736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

作者：何大草

页数：335

字数：31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盲春秋>>

前言

何先生：您收到的这封长安来信，并非来自两千年以前，而是来自七千英里之外：我即长安。确切地说，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：Stephen King，汉语一般译为斯蒂芬·金，但作为汉学家，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的中文名字——宇文长安。

我目前任教于纽波特大学历史系，学术方向为汉唐的蚕桑业及其输出。

如您所知，长安是汉唐的伟大都城。

我曾两次造访长安故地，时令均在寒露前后，所谓“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，心情是百感交集的。

当我说出“我爱长安”时，请您不要误会，这绝非病态的自恋，正相反，是对无法重现的美好年代的缅怀，“长安”是那个年代中的绝色。

我和中国渊源极深，甚至早于负笈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的岁月。

从广泛的谱系上说，现主持哈佛东亚所的孔飞力博士是我的同门师兄，他研究乾隆朝妖术大恐慌的力作《叫魂》，在汉学界卓有影响，还很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。

相比之下，我著作寥寥，不敢以“述而不作”自我辩解，实在是生性懈怠，颇近清末之旗人，常以茶、酒自娱，佐以中国古典诗词，在风月中快哉。

三年前我决意撰写论文《蜀锦考》，查找的文献厚可盈尺(抑或三尺)，奈何庸碌度日、蹉跎时光，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。

先师坟草数青，墓木已拱，我每念及愧对师门，总汗颜无以自容。

师兄诸人视我既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却又不忍痛责，只能温言相劝，汉学博大精深，如灿灿宝山，汝已在赴宝山途中，切莫空手而回，云云。

种种教诲，使我感动之余，数度下了决心，终究是要写完《蜀锦考》。

但是，建议我不揣冒昧给身居锦官城的您写信的，却是我的女友，她姓唐，芳名欢君，——而且，这封信与我的论文并没有关系。

欢君籍贯重庆沙坪坝，出身中医世家，1989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退学后赴美，打工之余，不倦于旅行、求学。

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峡谷旅行，旅途中暑，上吐下泻，躺在汽车旅馆奄奄一息。

有个陌生女孩给我扎了针，那些可怕的、有灵性的针，银光闪闪，刺破我的肚子，快意无比，让我感觉捞回了一条命。

这个女孩即是欢君。

我们的志趣相距甚远，却相谈甚欢，遂携手而回。

她现为纽波特哲学博士候选人，攻叔本华和尼采。

今年春节她回重庆省亲。

顺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访师友，在历史系彭邦本教授——您的老同学——家作客时，偶然翻到您惠赠他的小说集《宣和以远》，对其中描写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，印象颇深。

返美后，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，从而知道您从川大历史系毕业后，在成都做过十余年记者，后来专事小说写作，现在是南方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驻校作家。

欢君还特意说明，她和您可称“校友”。

校友，在我看来，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信任。

这一点十分重要，和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来历复杂、命运多舛的手稿有关。

说到我的女友，请允许我多一点唠叨：欢君虽自我预设女哲学家，但与弗兰纳里·奥康纳《善良的乡下人》中的女哲学博士欢姐(Joy)殊无共同之处，欢姐尖酸、无趣、邈远，而且拖着一条假肢；而欢君虽着力于悲观之哲学，却长于游水、登山，性情活泼、幽默，喜诙谐、滑稽，最上瘾的电影莫过于伍迪·艾伦和周星驰(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)。

她不仅敦促我给您写信，为我的中文作细致地润色，还提醒我在中文里滥用“亲爱的”、“尊敬的”将显得有一点肉麻。

故而，何先生，我只称呼您为“您”。

<<盲春秋>>

若有不敬之处，还请见谅(而责任在欢君)。

关于那部手稿，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：去年圣诞节前夕，我奉母命偕欢君前往葡萄牙北部，探望在群山环抱的小镇保莱塔修道院担任神职的舅公吉尔伯托·西芒。

舅公已过九旬，个子又高又瘦，一头红发，脸色苍白，极符合中国古人对红发夷鬼的想象。

<<盲春秋>>

内容概要

一部浩繁诡谲的手稿，被传教士带回欧洲，深藏于葡萄牙保莱塔修道院。

200多年后，美国汉学家宇文长安继承手稿，邀请川大历史系毕业的中国作家携手整理。十二载春秋，修订，寻访，查找真相，回忆录中的盲公主终于开口说话，讲述亡国之祸的来龙去脉，还原出一个三千年最生不逢时的末代君王…… 美国汉学家宇文长安，从九十岁的修道士西芒手中，获得一部残缺不全的神秘手稿。

手稿于二百多年前，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到欧洲，一直秘藏在葡萄牙宝莱塔修道院。

宇文长安邀请精通历史的中国作家一同破译、整理。

经十二年的考据、查证、探访，手稿终于逐一还原，一段尘封了三百六十年的历史真相大白：大明帝国覆灭的废墟中，传教士救出一位双眼烧瞎的女子，竟是末代公主朱朱！

隐姓埋名45年后，她开口说话，向史学家讲述父皇崇祯的身世谜团、他与李自成的法华寺密晤、王朝轰然坍塌的真实内幕……

<<盲春秋>>

作者简介

何大草，本名何平，1962年夏出生于成都，祖籍阆中，1979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，毕业后在《成都晚报》任记者多年。

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刀子和刀子》、《所有的乡愁》、《我的左脸》、小说集《衣冠似雪》等。

根据《刀子和刀子》改编的电影《十三棵泡

<<盲春秋>>

书籍目录

代序 长安来信第一卷 木樨地第二卷 午门以深第三卷 我在地上的父第四卷 俊仆第五卷 闯入者第六卷 柜里乾坤第七卷 李自成第八卷 吴三桂第九卷 春月附录：另一卷 带刀的素王附录：另二卷 二十七个逃亡的人代跋 自无定河

<<盲春秋>>

章节摘录

第一卷 木樨地 一你说你要重写一部历史，这我帮不了你。

今年谷雨过后，我的脸就像现在这样，搭了一块面纱，去法华寺海棠院喝了一回茶。

海棠是盛放过的，这会儿都已经快谢了。

院里坐满了喝茶的客人，稍远处的一把高凳上，有个河南后生蹲在上面说评书，关云长千里走单骑。我身边有人在谈论刚刚南巡归来的康熙爷，他说会稽的老道献给这个爷一个肚脐生香、弱骨丰肌的女子，夜夜侍寝，弄得龙体欢悦。

他说完，四下是一片叹息，就连老秃驴都在感慨，“阿弥陀佛，论调和阴阳，还是牛鼻子更有办法的。

”一个老者，中气饱满，听他的声音，就猜得到是鹤发、尖嘴、猴腮的，还一定食过大明的俸禄，至少是做过四品的言官，他接过秃驴的话来，拍着茶桌说：“本朝的祥瑞，就由这香气可见了。

”我差点把一碗茶水，泼在了他的老脸上：这话，你该拿到太和殿上去说罢。

可我长长地吸口气，甚么都没说。

海棠是在谢了，梁柱和砖的缝隙里，却还留着让人昏沉沉的海棠味。

距我上次来法华寺看海棠，看一个人，已经整整四十五个年头了。

世道变了，人心变了，大明的言官，也剃光半个脑袋，屁股后边拖了长长的辫子……只有海棠的味道，秃驴们的袈裟，钟磬的铿然一响，还和四十五年前没有两样，也和一千年前，是一模一样的。

冰凉的铜，石头，瘦嶙嶙的狗，有时候是比人还要有心有肝的。

那天，在我出了山门要上轿时，有一个年青人跟出来，向我施礼。

他说他是一个画家。

他恳请我答应让他替我画一幅肖像。

他说他可以画得非常逼真，让我如对一面镜子。

我说：“一个女人，已经很老了，她还需要对着镜子干甚么？”

”画家改了口，说他可以比照现在的我，画出十六岁时候的模样。

“天！”

”我笑起来，他被我沙哑的笑声惊蒙了，笑声就跟成群的蝙蝠似的，有力地拍打着墙壁和他本人。

后来，我把笑声收了，告诉他：“你所说的一切，都毫无意义，你没有看到吗？”

我是一个瞎子啊。

”不需要我把这话向你重复一遍罢，年青人。

你们不傻，都有着夜猫般的眼睛，狗一样的鼻子，我隐姓埋名四十五年，还是被你们找到了。

告诉我，从我身上咬下一口肉，真的可以让一页纸，或者很多的纸，传之不朽吗？”

你野心勃勃，心思过人，在这个年纪上，就写出了有关明清换代的《明季北略》、《明季南略》两部史书，这是不错的。

两部书，据说都在士林中偷偷传阅，可谓誉满天下、谤亦随之……这也很不错。

写了书，没人肯读，就自己咕哝，说要收起来，藏在屋梁上，留给百年之后的圣贤，真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自取羞辱。

圣贤基本上是不读书的，他们一日三省其身，也就是说，大多时候都在想事情，所谓面壁思过，就是对着墙发呆。

哪天墙塌了，他们就破壁出来，功德圆满了……这都是瞎扯！

你写的史书，我让人给我念过，念了几百个字，也许再多一点罢，我就已经厌倦了，像晒过的海棠叶子，没了兴致了。

你写了很多人，写得不算差，但还是简单了。

要记住，写在纸上的人，总是没有活过的这个人复杂。

大唐的时候，有个叫惟俨的禅师，也就是个老秃驴，他说过一句话，身体力行的是戒律，嘴里讲出来的是说法，留于心中的才是禅。

这是说得不错的。

<<盲春秋>>

禅是这样，还有别的东西也是这样，譬如，记忆，爱和恨。

暖……世上就没有一支笔，能够把记忆完全地掏出来。

你也不能，计六奇。

十天前，我收到你第一次递进来的帖子，“计六奇”，的确是让人过目不忘啊。

到现在我都还在琢磨这三个字……你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大概是个没有功名的书生罢，抑或，是无锡捏泥人的匠人，总之，活着心有不甘，也洞见了世情机关密布，才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？

哦，是的，一条河沟里的鱼，要蹦人大泽去讨吃的，光有力气和胆量是不够的，要拿鼻子嗅，要比心机深。

我喜欢上你的名字了，也不讨厌你这个人。

比起木讷的男人，甚或如木偶般滑稽的角色，还是野心勃勃的青年比较能讨我的欢心的……好罢，我可以跟你讲讲我，可我讲出的话，真可以被称做历史吗？

我是始终如一相信自己的；你呢，你不要自己骗自己。

设若，我告诉你，大明万历三十二年，客奶奶入宫为后来的天启皇帝做奶妈时，曾给他抱去了一只猫。

猫长大，却成了一只虎，使紫禁城闹出了虎患来。

你相信吗？

哦，你点头了，这很好。

我再告诉你，会稽老道献给康熙的肚脐生香的女子，其实是一只麝妖，你还相信吗？

哈，你犹豫了……你还可以多想想，想上半辈子再回答，也是不迟的。

但是，如果你恪守“眼见为实”这个迂腐的诫条，又何必聆听我这个瞎子的声音呢？

瞎子的声音，来自没有尽头的黑暗，居于这黑暗中央的那个人，——噢，上天之子，并非人啊——他无时无刻地，还能让我看到他消瘦的侧影，深长的呼吸。

嗯，你过来，再过来一点，我要你跪在我的膝前，握住我的右手。

你有勇气握住它吗？

这只四十五年前，被火焰烧焦、像雀爪一样的手，恶心罢……舔舔它、舔舔……对了，就这样……噢，我的天，四十五年了！

我守口如瓶，跟一个守身如玉的老节妇没两样，却让你轻易触犯了我的心（一部分）秘密。

计六奇，你这个小混蛋。

二我在地上的父，大明帝国末代的君王，崇祯、怀宗、思宗、庄烈帝……朱由检，被撰写历史的人认定，已于崇祯一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拂晓时分，和他的贴身太监，自缢于煤山寿皇亭旁的两棵槐树上。

父皇，死在了众口一词的记载中。

对于这一记载，我是无话可说的。

我对父皇的全部记忆，都停止于这个著名的拂晓前。

拂晓前的某个时辰，也许是在几次细雨的间隙罢，两个黑衣、蒙面、秃头的人悄然穿过紫禁城蛛网般的小径，摸到了他的宫中，并匍匐在他的龙椅前。

秃头人的声音苍老、嘶哑，恳求父皇允许在他俩的保驾下，逃离到千里之遥的故都南京，统帅南方军队为捍卫大明江山作长期的抵抗。

这时候李自成的大军已在京郊扎营。

北京城笼罩着晚春时节憔悴的花香与辽阔的寂静。

从鞑靼高原上吹来的阵风带来了大面积的黄沙，由于路断人稀，黄沙在街面上积成了一圈圈弧形的波浪。

一部分富户早已料到城破就在指日，裹了细软远走高飞。

而更多的人家则关门闭户，蛰伏在深巷宅院中茫然无措。

父皇派出的最后一支维持帝国秩序的马队在正阳门一带逡巡不前。

你知道甚么是大军压境、孤城困守吗，计六奇？

全北京城的人都看到，桌上的一杯茶或者一碗酒，都因为李白成铁骑的敲打而发出了轻微的颤抖。

<<盲春秋>>

那两个秃头人为了说服父皇，不停地拿额头叩击着地砖，咚咚有声。

血从他俩的眉心流下来，把蒙脸的黑纱分为可怖的两半。

但父皇只是长久地沉默着，用纤长的十指反复地抚摸着龙椅的扶手。

父皇的目光越过匍匐在脚跟前的秃头人，若有所思地眺望着紫禁城的黑暗。

紫禁城今夜的黑暗，同十七年来的黑暗一样，深色、稠密，浑无边际……父皇抬起一只手臂，甚至没有看一眼秃头人。

他挥了一挥手，结束了他们之间并没有开始的交谈。

他可能是说了两个字，“去罢。”

秃头人无望地转过身去。

就在他俩转身的短促时刻，在一瞥之间，肯定看见了在烛影的边缘、帷幄的下边，露出两只红色的绣鞋。

当然，像他俩这样有某种特殊技艺的夜行人，或许早在向父皇叩头之际，就应该听到了帷幄后面有人发出的丝丝鼻息。

但他俩除了流血的眉心两侧，异常疲惫的眼睛，看不出任何的表情。

他俩转过身，像影子一样地消失了。

躲在帷幄后面窥视的人就是我，父皇最宠爱的女儿。

我看见蒙面的秃头人消失后，父皇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龙椅上，仿佛从不曾有人打扰过他的冥想。

今夜的烛火在静谧中发出嘶啦啦的燃烧声，照见父皇鬓角上的斑斑白发。

他的面容同秃头人一样，是疲惫的，而且烙满了早到的皱纹。

但与此同时，我又有了一些惊讶的发现：父皇的神情完全变了，就像一个离群索居、苦苦修行的隐士，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忽然都想清楚了。

他的双眼是平静的和明确的，没有了我所熟悉的那种迷惑与忧伤。

这一年，我说过，是崇祯一十七年，岁在甲申，夷历1644年，父皇三十四岁，我一十六岁。

……

<<盲春秋>>

后记

长安兄，您好。

从收到您的第一封来信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。

十二年前的九月末，我正在北京采访一个会议。

闲来无事，和一个同行去逛紫禁城。

我们是从天安门门洞穿过御道，经午门进入故宫的。

那天不是周末，旅游季节也过了，故宫中人迹寥寥，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有些枯寂萧索的味道。

后来我们从神武门出去，又登了景山。

景山的树木正达到深秋前的极盛；有一棵槐树前立了牌子，说这是崇祯自缢处。

但从前的那棵槐树没有了，现在是新栽的，也就是说，是赝品。

我还是在它面前照了相，穿着黑色的体恤，胸前有一大块红绿凌乱的图案。

再转一条弯曲山道，看见大石上蹲了个瘦得如猴的老汉在拉二胡，琴声割耳，难听死了。

我们走拢，刚好他一曲拉完，主动问我们，从哪儿来的？我们说，四川。

老汉就慈祥地虚了眼睛，又问，四川人民能吃饱吗？同行点点头，说，托福，还能吃饱……老爷子，您的琴好像有问题。

老汉笑笑，说，是有点问题，自己动的手，就花了十元钱。

从北京回来没多久，我就收到了您的信；后来，就是一整箱的手稿复印件。

这十二年中，我几乎天天都在后悔，不该轻率地答应你们。

我本该想到的，我的能力难以胜任你们的重托。

而参与这部手稿的整理，不啻就是一场灾难；至少，也是一场没日没夜的噩梦。

这部手稿不仅混乱，而且浩繁，仿佛还在不停地生长出来……每天，当我一展开这堆字字清晰，而语句狗屁不通的纸张时，我脑子里就会响起北京老汉割耳的二胡声。

我绝望地想过，它没有完成，是因为它注定就无法被完成。

至少有两次，我动了把它们付之一炬的念头，那一刻，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不相信它的烟火也会无穷无尽。

但是，一次我搜遍家里的桌面和大小抽屉，都没有找到打火机。

另一次，我从小区的园丁那里借到了火柴，在擦燃火柴棍的一刹那，天空一声雷鸣，大雨就落了下来，浇湿了火柴棍，也浇灭了我心头的恼火。

我叹口气，我承认，手稿既然能够幸免于难，大概真是另有安排吧。

于是，在把它们踢入角落十天、半月后，我又会把它们重新放上案头，锱铢计较地抄抄写写，圈圈点点。

当然，我也不能不承认，能够任由它拖累我十二年，不仅在于我当初的允诺，也不仅在于我的恐惧，还因为整理的过程也在零星而又持续地带给我一些欢悦。

我就像一个盲诗人(你的欢君晓得他是谁)描述过的倒霉汉学家(他凑巧和您一样都名叫史蒂芬)，用半辈子的光阴来考索被遗忘的迷宫。

最后，他和我一样，对着各自为之榨干心力的东西说：“它没有完成，然而并非虚假。

”结局是，他被一个德国华裔间谍的最后一颗子弹击毙了。

而我，这十二年来，仿佛为了逃避某种追击，或刚好相反，为了寻找与手稿有关的某些蛛丝马迹，而携带着它四处旅行。

如您所知，我是南方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驻校作家，除了课程和薪水这两样不多，却有大笔闲置的时间自由支配。

我跟所有成都人一样，与生俱来地惰性、懒散、闲适，还有轻度的幽闭症。

而为这部手稿所展开的逃避与寻找，把我从蜗居的小屋、沙发、床上赶出门去，辗转于一个个车站、码头，以及数不清的城市、村庄、客栈……此时此刻，我就坐在北京北郊、无定河畔的一户农家院落里给您写信。

头上两棵白杨披满盛夏的阳光和有力的风，树叶亮得炫目并发出飒飒之声。

<<盲春秋>>

从打开的院门看出去，是几块瘦瘠的菜畦、瓜地、豆棚，长着青草的河滩，宽阔河床上的几线浅水。生机尚存，但一切都在于涸。

无定河当初是以它的水势汹涌闻名的，就像它的名字，喜怒无常，恣意横流。

康熙三十七年，才为了驯服这条河流而坚筑了长堤；康熙皇帝还用御笔改写了河名：永定河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不管是叫它“无定”还是“永定”，它只能是眼前这个样子了，如一个男人被熬干后趴在床上，再没什么气力了。

我选择无定河边完成手稿的最后修订，是我觉得这儿是故事落幕的最为合适的地方。

<<盲春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首部长篇历史悬疑小说，盲公主口述历史——葡萄牙保莱塔修道院一部残缺不全的手稿，揭开明王朝倾覆的惊天秘密，真相是我们用手掬起又从我们指缝间漏走的水。

《盲春秋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悬疑大作！

葡萄牙宝莱塔修道院发现一部神秘手稿！

竟是明朝末代公主朱朱的口述实录！

听盲公主讲述大明王朝衰亡之谜！

<<盲春秋>>

编辑推荐

《盲春秋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悬疑大作！
葡萄牙宝莱塔修道院发现一部神秘手稿！
竟是明朝末代公主朱朱的口述实录！
听盲公主讲述大明王朝衰亡之谜！

<<盲春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